

提起两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戰國七雄」代表著那段群雄並起、風雲變幻的歷史。但在廣袤的中原大地上，還存在着許多中小諸侯國。史載中的「千乘之國」——中山國（公元前四一四年至前二九年六），就曾縱橫捭闔於大國之間，又因歷史短暫、遺跡沒於地下而鮮為人知。

「發現·中山國」展覽選取中山國遺址出土的一百三十二組二百二十七件精品文物，結合出土文物及相關文獻，從起源、戰爭、都城、交流四個方面，講述了「戰國第八雄」中山國從立國到強大、從繁榮到滅亡的歷史。

大公報記者 向 芸（文、圖）



▲錯銀銅雙翼神獸運用了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的「高精尖」裝飾技術——錯金銀工藝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

《戰國策》曾以兵車的數量來代表不同規模的諸侯國——「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中山國是由北方遊牧民族白狄族鮮虞部建立的諸侯國，因城（中山城）中有山而得名，國力鼎盛時有戰車九千乘，是僅次於「戰國七雄」的「千乘之國」。

刻石銅器定王陵

公元前五〇六年，中山國國名開始載入史冊，公元前二九六年被趙所滅。在群雄逐鹿的戰國時代，中山國歷經兩興三滅，國力最盛之時，曾周旋制衡於燕趙齊等強國之間，甚至有「戰國第八雄」之稱。

由於史籍記載簡略零散，中山國曾不為人們了解，被稱為神秘王國。直到一九三五年「守丘刻石」的發現，中山國撲朔迷離的歷史才始露端倪，而上世紀七十年代及之後，位於河北省平山縣的中山王陵和靈壽古城的發現與發掘，則一步步把這個國家從塵封的泥土中掘出。

據河北博物院院長羅向軍介紹，中山王陵墓是老百姓耕地時無意中發現的。一九七四年冬，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農民開始大規模平整農田，當地文物管理部門的考古人員趕到現場時，發現被刨開的封土下面，到處埋着戰國時期宮殿建築所用的大瓦。

「考古隊到了之後，有人說起解放前一位農民在平山縣發現過一塊大河光石，石頭上有字。」羅向軍說，經過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著名古文字學專家李學勤的釋讀，這塊屬於戰國時代的遺物上刻有十九個字，即「監罟尤臣公乘得守丘，兀（其）臼（舊）將曼敢謁後菽（淑）賢者」，大意為「監管捕魚的罪臣公乘得在此看守陵墓，他的舊將曼敬告後來善良賢德的人」。

「據此得知這一帶是戰國時期諸侯國王陵所在地。」羅向軍說。根據石頭上的信息，考古隊在石頭出土地一帶發現多座古墓。隨着考古發掘的推進，一號、六號兩座大墓的墓主身份分別被確定為第五代中山國君王和第四代中山國君成公，同時結合文獻確定此地正是戰國中山國王陵及後期都城——靈壽古城的所在地。

據考證，中山國君王在位時期（約公元前三二七年至前三一三年），中山國力達到鼎盛。在其墓中出土的中山王鐵足銅鼎、中山王銅方壺和好盞銅圓壺，均刻有長篇銘文，字形優美的中山篆記錄着中山國的世系、戰爭等重要史實，為研究戰國中山國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參考資料，被譽為「中山三器」。

此次展覽展出的好盞銅圓壺，出土時壺內盛滿清水。壺蓋為鼓頂形，坡面有三



▲金鑄銅戈的工藝十分精巧



▲龍首形金衡帽（前）體現出中山國高超的鑄造工藝

個等距雲形鈕，壺的肩部兩側各有一獸面銜環，腹部有兩道凸弦紋。壺圈足上刻有銘文二十三字，記錄了壺的重量和製壺工匠的名字；壺腹上刻有一百八十二字，是中山國君王好盞為父親王撰寫的一篇悼詞，記錄了王在位時的最大戰事，歌頌先王的慈愛賢明，讚揚了中山國相邦司馬聃率軍攻克燕國所取得的戰果，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中山貴族多美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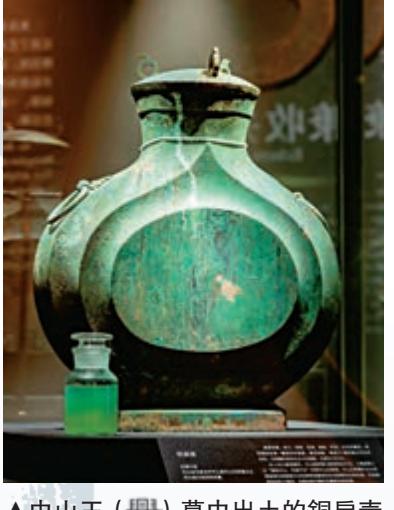
羅向軍說，中山王及其家族墓出土各類青銅器兩千八百八十餘件，禮儀用器雄健豪放，生活用具奇巧瑰麗，錯金銀器光彩斑斕，動物造型維妙維肖，顯示出中山國高超的鑄造工藝，散發着濃郁的戰國時代特點。

走進展廳中，從大到小排列的九個銅鼎甚是引人注目。這一升鼎出土於成公墓椁室西庫西壁中部。升鼎又稱正鼎，用來盛放煮熟的肉食，是古代重要的食器和禮器。宴饗和祭祀時，升鼎內分別盛放牛、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等肉食。

發現中山國「戰國第八雄」的神秘歷史



▲磨光壓割紋黑陶顛造型端莊優美，紋飾流暢典雅，色澤漆黑明亮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



▲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銅扁壺，將傳說中的中山酒保留到了現代，展出的「中山酒」樣品是根據出土實物酒的顏色調製而成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



▲絡繩竊曲紋銅壺具有濃厚的北方遊牧民族特色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



▲錯金銀銅犀牛屏風座是連接兩扇屏風的插座之一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

展覽信息：

主辦方：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展 期：舉辦至10月27日

活 動：系列講座以及「認識中山國」等社教活動

地 址：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

鼎作為周代社會禮制生活的核心，也是貴族身份乃至國家政權的象徵。西周禮制嚴格規定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戰國時「禮崩樂壞」，諸侯紛紛擅用九鼎，中山成公墓和中山王墓都出土了成套的九件銅升鼎，體現了當時中山國國勢強盛，在用鼎制度上已位比中原列強。

除「中山三器」和成套銅升鼎外，此次展出的多件青銅器都各具特色。中山國出土的部分青銅器具有濃厚的北方遊牧民族特色，如提鍤銅壺、雙耳銅扁壺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的絡繩竊曲紋銅壺，器身裝飾有凸起的橫綴索紋和直綴索紋，相扣處勒成綴索環孔，很容易讓人想起草原民族用繩子捆綁的盛水皮囊。橫豎綴索紋將壺身分為十八個方格網區，內飾竊曲紋，銅壺的腹部還有綁繩子的圓環，以方便攜帶或挪動。

史料記載「中山多美物」，工匠們普遍技藝高超。此次展覽中的嵌勾連雲紋銅方壺，就是戰國青銅器中採用多種裝飾藝術的代表性作品。這件王墓出土的銅方壺胎壁輕薄、棱角周正，器身遍佈勾連雲紋圖案，花紋內鑲嵌紅銅、綠松石和藍漆

，集多種鑲嵌工藝於一身。

導賞員表示，製作這件壺器時，匠人要先在器身模鑄凸起的花紋，再在凹入的溝槽內根據需要分別填入紅銅絲、綠松石和藍漆，最後打磨光滑。壺體不同部位的花紋變換不同的形式，多種雲紋相互纏繞，五彩繽紛，雍容華貴，「不僅承襲了遊牧民族的靈巧秀麗，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端莊和肅穆。」

神獸銅戈技藝精

戰國時期，中山國的手工業生產發達，有專門的生產管理制度，製造的銅、玉、陶、金、銀、骨、石等大量精美的藝術品，無論在數量還是在造型、工藝水平上，都代表了戰國時代工藝技術的最高水平。

此次展覽展出的錯銀銅雙翼神獸，製作時就運用了一項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的「高精尖」裝飾技術——錯金銀工藝。該工藝包括鑲嵌和塗畫兩種方法，工匠先根據圖案、花紋在器物表面刻出溝槽，再嵌入金銀。

這件神獸長四十厘米、高二十四厘米，酷似中國神話傳說《山海經》中風神「

飛廉」的形象。它前胸寬闊低垂，兩翼直指長空，四肢弓曲、利爪怒張、圓額挺立，昂首向一側，彷彿在大聲咆哮。神獸的口、眼、耳、鼻、羽毛等處均錯有銀線紋，身上的錯銀卷雲紋千變萬化，其背部還有蟠曲於雲中的錯銀鳥紋，精美的錯銀紋飾與古樸的青銅交相輝映，充滿了神秘氣息。

錯銀銅雙翼神獸出土於王墓，形制相同的共有兩對四件，分別出於東、西庫。據考古人員推測，這些神獸應為鎮席之器或陳設品。

出土於王墓的錯金銀銅犀牛屏風座，同樣使用了錯金銀工藝。犀牛的全身用黃白相間的金、銀寬雙線錯出卷雲紋，額部有金線和銀片構成的項帶，額角用細密的金線表現出角的犀利，尾巴的根部飾有長毛紋，尾部主體呈圓柱狀，飾有四個長圓形凸起狀花飾。

從整體來看，犀牛身軀肥碩，兩耳側立、雙眼圓睜、長尾挺直、四肢粗壯、昂首挺立，頭頂、額、鼻各有一角，頭頂之角最大，呈扁圓錐形。中山國是遊牧民族，平時經常要出行打獵，其屏風具有一定實用功能。作為連接兩扇屏風的插座之一，這一器物背上的銎口是用來插放屏風扇的。

同樣能體現中山國工藝技術高超的還有金錯戈和龍首形金衡帽。

戈是古代的鉤殺兵器，鑄為戈柄下端的金屬套。中山王墓出土形制相同的金鑄、銅戈兩套，金鑄均用純金製成，重達九百零二克。鑄上飾有兩條銀龍，龍眼用藍琉璃鑲嵌，一條龍向上攀，雙翼鑲嵌白銀；一條龍向下爬，雙角鑲嵌白銀。兩條龍的額、面、鱗等部用針刺刻而成，花紋細如毫髮，工藝十分精巧。

而龍首形金衡帽則是王車上的構件，用純金製成。龍首中空，向前直伸，龍的額部中間有葉狀凸起，雙耳呈桃形，兩角呈「八」字形，兩腮外側飾卷雲紋，雙睛突出，鼻上有三條褶紋，鼻前端的兩側飾有卷雲紋，口部微啟，露出交錯的牙齒。整個龍首的形象十分傳神，體現出中山國高超的鑄造工藝。

醇酌中山醉千日

身為遊牧民族的中山國人喜獵、尚武、擅戰，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靈活的戰略戰術和遊牧民族剽悍的戰鬥精神，曾與燕、趙等大國多次交戰並取得勝利。

中山王墓雜殉坑內，出土了兩具戴有金銀狗項圈的狗骨架，可見中山人對田獵的喜愛。這一金銀狗項圈由九枚金管和九枚銀管相間穿在革帶上，項圈的外側中間部位，綴有一個銅環，用來結帶。

同時，中山國人還喜好飲酒、遊戲，更以釀酒聞名於世。《搜神記》中記載了一個中山國人釀「千日酒」，使得飲酒之人醉倒三年的故事，足見「醇酌中山，沉湎千日」的美譽。

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兩件銅壺，因為壺蓋生鏽，保持了彌合的狀態，將傳說中的中山酒保留到了現代：銅圓壺和銅扁壺中分別出土有淺翡翠色和墨綠色的實物酒。經過相關權威機構的檢測，推測可能是由奶汁或糧食釀成，這也是目前中國所見最早的液態實物酒。

展覽中的石製六博棋盤，則見證了中山國人的娛樂生活。作為戰國時期最流行的棋類遊戲，六博又稱六儲、陸博，棋具包括棋盤、棋子、箸、骰子。儘管戰國時期的具體遊戲規則已失傳，但由史料中可知，玩家分黑白兩方，每方六子，一梟五散，其中以梟為貴。行棋時雙方先用骰子擲采，再據擲采的結果行棋，以先殺梟者為勝，與今天的飛行棋、象棋的規則有一定相似之處。

中山國出土的六博棋盤，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石質六博棋盤，用青石板製成，盤面以浮雕手法刻有饕餮、虎、蟠虺紋等組成的圖案，圖案上下、左右兩對稱，繁複而清晰。這兩副棋盤將雕塑藝術和實用功能結合得完美無缺，是中山國能工巧匠的藝術傑作。

此外，受「事死如事生」觀念的影響，中山國國君在生前便開始以自己的居所為藍本營造巨大的陵墓，並將曾享用的一切物品隨葬，除成套的銅禮器、車馬器外還有種類豐富、紋飾精美的各式玉器，以及獨具中山國特色的磨光壓割紋陶明器。

其中，王墓出土的許多玉器上有墨書文字，包括人名、玉器名及「集玉」、「集它玉」字樣，為研究古玉的定名和用途提供了可靠材料，也記錄了器物的流傳經歷。



掃描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
更多藏品資訊